蘇文

六之七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六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書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

蘇文　卷六　書　一

H. H. MU CHINESE LIBRARY

精於涉世之言

三段化作一樣格局叅差絡繹

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辭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

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

看他轉了處

君子與夫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惝恍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總妙有筋節）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

交戒吾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
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
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
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開
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
之小人所爲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
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
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
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

太行百折忽到康

將聖人二字厭倒他

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狥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鬬曾子孝而狥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夫子[illegible]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

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彊敦厚而不爲弱此
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
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
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
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
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
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眞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
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
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

拔公本意

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升斗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

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

茅鹿門曰頌而不諂援而不畀

鍾伯敬曰收放處賣弄手

鍾伯敬曰汝玫處貴弄年

黃鹿門曰頌而不諂踈而不卑

舉驥其大畧幸甚

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發不能盡寫而致其

下一截學人已價看身分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摇撼當世理不可化而欲以勢劫之將以衒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澗絶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有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

確

是一篇議論根

娓娓可聽也

語有地步

抑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旦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今語極像）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抑之急而其辭夸也齎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

世玉恐未必然姑論其理耳

呶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强觀之則其所齎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摟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嘗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縕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

自論處斬然

錄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奪辭而急（妙有開鎖）
抑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
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
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
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
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
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
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輙至
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

以其名聞竊以為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
也。故亦敢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
甚

唐荊川曰此與薦富相公文同意皆欲以無意中
之

鍾伯敬曰妙於取勢全在放倒自已

王弱生曰讀退人干謁諸書令人起厭此從翻案
生色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以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矦王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

君子不以為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不可以不知也世道衰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嘗世之

子瞻昂藏之氣已具見於此

只此便有囊括宇宙斡旋乾坤處

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

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耶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

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
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
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
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
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
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
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
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
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

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旣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白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

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
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朞年而除吏八百多
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
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
汎汎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
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
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
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辨一職以盡其
陽明論本此
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

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各一藝辨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大小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僥心恥

獨見流涕之言

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切中宋時情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鹵莽因循其故

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畧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自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慇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宜

楊升菴曰天高海沉方可喻其標致

屠長卿曰此是東坡少年文字故筆勢放達氣象疎宕如水赴海珠走盤

通篇無重此一句

英氣勃勃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名言）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巳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

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予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詞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人亦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

文勢何等跌宕

○到筆來劉公英氣說得飛十指出

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求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望蕭

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殫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

用氣字收繳一篇

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

也故請問於門下以爲望見其風采不宣

章楓山曰通篇一氣字翻發文勢如龍飛鳳舞

歸震川曰縱騁廻旋不受羈制

鍾伯敬曰可悟作文之法

也故請問於門下以冀望見其風采不宜

章觀山曰通篇一氣字藹深文浩如龍飛鳳舞

歸震川曰縱橫迴旋不受羈制

鍾伯敬曰可悟作文之法

眞中膏肓之論

上韓太尉書

轍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以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倣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

非有心爲之氣不能平耳

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

非桓靈也由中官擅權而毒流海內

雜說無用特不用耳

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寛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知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

子惶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宜

李卓吾曰書不切韓太尉而論西漢極是論東漢

尚未嘗也

楊升菴曰前段全是没緊要話妙在後段結束成文如棋師勝人全在結處用力

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兎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見者飄忽騰踔去而不

婉至

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

抑揚有情有力

攻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
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
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
一日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
擇士妙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
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茅鹿門曰奇氣

歸震川曰步步卓越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才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見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

空中發議
字字高曠

字從人胸
襟所及

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

稱頌處有分寸

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辭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

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顧盼有情）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名言）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樸

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章楓山曰議論足破千古來俗腸妙妙

歸震川曰極瀟灑變態之妙

逸何等振聳

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爾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眞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

也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荅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灑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

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七其七八矣到黄州無所
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
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
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漫不傳意欲
寫數本寘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
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思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
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
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
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

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黄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宗子相曰生臥讀之自得其迴環閑生之妙

茅鹿門曰嗚咽然亦情悃灑然

宗子相日坐臥讀之自冊其迴環開生之效

若鹿門目爲嗚咽然亦情通灑然

妙於責人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况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

因循之弊古今一轍

特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

精辯

諷諭趣而切

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陜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

識久情明
事勢

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
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
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舍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
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
比前段
辯更透晳
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
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
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
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
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

何等灰毅
峻特

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沓監也而望官課之不虧
疏矣且淮浙官監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
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利贍賞修築敖庾之
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
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
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監禁也故
变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遠而不
切中當日
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
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

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旣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

開仕路上人不敢開之口

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稍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說得可憐）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鍾伯敬曰胸中眼中少有嫌疑沾帶不敢下如此筆

卬
今不敢開
因任毀上

修以爲鳳之所畫家亦常同似左右映合其首尾亦呼應

說今中意其分散而意志多矣願少西意調一篇字法

○○○○○○○○○○○○○

風已少而以全兩語文只合兩不可不去言不渙散

○○○○○○○○○○○○○句○詩○回○藏○○○

請先由也雖此又專文所不講也使明今人之言當言

其一段者又以爲明今非毫失若合右飛年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欵而拄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水災火燎十不存三四

至言深識非留心國計者不能

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隷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向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亂世而臣伏耶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凡此兩郡若陝西之囊槖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

曲折淋漓

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

今日更有甚焉

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

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强惡者願入焉擿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以歲緡是二萬者未得爲全

區畫利害精而悉

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辨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變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辨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畧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関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

妙論然止可告之韓魏公

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期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榷與民其爲迂濶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追之中行寛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

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踰年即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

茅鹿門曰公是時爲鳳翔推官輒能首陳郡中民瘼若此

徐文昭曰經國語聖賢心

婉入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跡絶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旣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爲跡疎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爲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爲嫌恨鞭笞鏁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實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

透髓語不堪多讀

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剝以爲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爲實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爲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

切中

援魏公故事以廣省

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耶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輒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孑遺可償

主

轉折無不佳絕

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咏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李卓吾曰可觀可感

顧瑞屏曰俊邁慷慨足方賈生

笑罵由他笑罵好官自我爲之正是此輩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椎魯過客稀少眞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旣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

讀到此有人心者寧不惻然

痛徹

併論均田手實之害

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疏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病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期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自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

故曰手實之禍下及雞豚

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盜及强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奸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

李卓吾曰說到骨髓處眞堪流涕

然自牛寶之斷乃文鑑眼

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涉及隨行得補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奸無良者畢挾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君敦化

上文侍中論强盜賞錢書

軾再拜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恃姦强劫加以比歲薦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斂迹準法獲强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灾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爲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爲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損其軀命

將一篇精神一句收攝

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爲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

歸震川曰直截痛快

上韓樞密書

某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某受知門下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爲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通問者七年於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爲作賀啓數百言軾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補於左右者昔侯霸爲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爲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

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覇爲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過侯覇、某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爲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

李卓吾曰何等心神

讀此種議論覺昌黎柳州隘甚

與劉宜翁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别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友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刳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齠齔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强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

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王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死懇古之至人本不悋惜道術但以人無受德之質故不敢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儒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

此文誠為海外妙言

牧冷而趣

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載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覩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摳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嶁令先生倘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罰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為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為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遂作此書庶幾以之

楊升菴曰情懇意懇非模擬可得一班

與章子厚書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幾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闞温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為

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諭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汚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棐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

憤切

方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補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徤絕人者也徐沂間人

可○哀

鷙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確論非漫言者耳謂宜因事勸奬使皆歆豔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鎭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

看坡公憐才汲引意如此

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嘗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却刀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輙復及之。秋冷，伏冀爲國自重。

李卓吾曰：開合遲延，抑揚輕重，頓挫起伏，悉中矩

度

答畢仲舉書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達人語）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

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旣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事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

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眞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

切中

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爲病粗衣飽飯不造寃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寃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

而已、

茅鹿門曰放達

妙甚

答張文潛書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一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句逸）吾善者机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

切中今日之弊

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
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
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
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一望皆黄茅白葦，此
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晩年甚患文字
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
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
者，正頼黄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
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七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書

答黃魯直書

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

看其稱許兼貴兩相對處可掬

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齟齬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辭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長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

今栽答甚緩想未深許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李卓吾曰超逸絕塵亭亭物表讀其文想見其人

李卓吾曰超逸絕塵亭亭物表讀其文想見其人

畧不審其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屏自重

古詩人之風而輒非其人也聊復大體以爲一笑耿

今拔谷其緣想未深都也古風二首詠物前灑漂得

答李端叔書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無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

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湊治）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

杜德機妙甚

本莊子之旨

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

焦致

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

又自留地步

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

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歸震川曰疎宕而深眇

王觀濤曰情深筆老反覆有餘味此坡公之最有誼者矣以在得罪後故耶

老成人語

答秦太虛書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

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閒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似○曾○閒○過○)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多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亹亹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士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

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逼閒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以文為戒）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墻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义挑取一塊即藏去

點綴數事如畫龍點睛輕妙之極

文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豫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鷄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魚鱉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

深山景色時有惟高人見之爲快耳

州舊官數人皆家藩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喜
事豈不旣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
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
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
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
今匃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
叔一書托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
不宣

宋景濂曰悽惋無聊之言却自澹宕灑趣

茅鹿門曰此等書並長公隨手淋漓者却自瀟灑脫俗可愛

答陳師仲書

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其詩日已工

含毫吮墨自有佳趣初不論窮通昔人謂虞卿窮蹙看書其見尚未脫化

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謬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魨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

唐故詩中嘗有前生巳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

歸震川曰心曠神開意致洒落

答謝舉廉書

軾受性剛簡學迂才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

數語是盡長公之文

實際之語

議論兩人處眞見不朽千古

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
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
文字人急須着眼
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
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
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
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
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
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
獨制之故
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
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
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陳白沙曰此書論文曰行雲流水數語此長公文
　字本色至貶揚雄太玄法言爲雕蟲却當

字本色臣貞清雄太史公言為雕藝非當

陳白沙曰先儒論文自行雲流水數語此長公文

能有益於左右視博不已。

王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詩多言豈

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公史公言文章如精金美

動而得譽諭亦隨之古文人多如此

答劉沔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没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綴拾編掇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眞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

描○畫○文○人○

惟○

辯處字字的確然非子瞻不能洞破

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别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眞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

見ㄱ地ㄱ超ㄱ卓

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辭清婉雅奥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某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寥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宣

茅鹿門曰情致朧落蕭颯

王聖俞曰刳形去皮用莊子全句余見舊本如此改作智字大減氣骨東坡斯惡於俗子改竄

聞道之語

答李琮書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即欲作書奉慰旣罕遇的便又爲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徃徃更益悽悵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慚負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矣深望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輙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

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長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畍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

黨凶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子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為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娃諸夷皆有脣齒之憂貌畏而心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介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千三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

千古邊將行徑如出一轍可爲歎息

論事必須如此方有

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翱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户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爲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約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

觀天常此限識議豈是尋常智勇直謀国

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嶮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爲錢若干布筭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

人也然天常不附子贍何由表漾

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竭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模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慾於數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府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由錢物茶綵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

路十二村羅氏鬼生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番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出迭入則蠻夷

夠笄

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為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

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蕞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頭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爲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

欲發荆楊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
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至叛亡、南州瘟瘴、
死者必多、士卒疲勞、北至嶺南、不復堪鬬、前中郎將
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
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
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
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
侯之賞因舉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由
此嶺外悉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

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强弓（勝筭）勁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二不能盡錄略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寀然大略具是矣按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

無不爲之義也軾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諂病也如荆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圓覺經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今公擇寫上卷秦太虚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説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皐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

免少有淤塡議者謂歲發少春夫閻之甚愛、承[illegible]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熱甚幸恕不謹、軾頓首再拜

鍾伯敬曰此以書牘爲奏疏者有質直極妙處有曲折極妙處

兒少作滌燕講書晴渡溪小春夫而入其西谿洲

及次宋緣源表畫漢以畢自畫謹奉手啓花活洪甘

幸終不讀軾頓首再拜

鍾伯敬曰此以書牘為表啟者有質直婉妙處有

曲折婉妙處

深中少年浮病德業

與李方叔書

屢獲来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於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愚不識其趣也

無成往往坐此

世之貪緣於進退者能不汗顏

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也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急須着眼）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

魯直

文人於此須立定根

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

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李卓吾曰此等人如何與說此言

鍾伯敬曰眞有一片誠心厚道乃可作此語未可爲蔽賢人藉口

狀景寫情
字字入畫

與葉進叔書

進叔足下僕得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將與之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爲而得此於足下也前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窗户蕭條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旣覺而不知閔於虛榻也行日常辱贈言意勤辭直讀之使人惕惕勤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爲至之中有所不至者

規○勉○眞○切

弭解

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猶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猶物則蔽於物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與物之說耶至以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謂狷介寡合者夫投規於矩雖公輸不能使之合何則方圓者殊也維官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緩急者異也對辨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何則所性所操

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貽韓愈之詩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刿其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書

歸震川曰婉至古人剖露胸襟如此

慈悲念頭

答李薦書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長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文章氣候）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確然如是）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綰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

有志有骨之言後輩當細玩

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寔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幹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輙欲人以周孔譽已自孟軻以下者皆慊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

四字描畫
小年

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爲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旣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

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鍾伯敬曰與少年才士語微帶裁抑又惟恐傷其意此佛心也世安得如此前輩

古人畏名今人好名古今不相及豈不悲戲

答李昭玘書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其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

畀之文人勝士其獲大矣

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輙値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黄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宗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非眞誠不能如許相）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騖（愛）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知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絶嗜好蔬食

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余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倀倀焉未有所得也

歸震川曰深中之語讀之悚息

眞

答毛滂書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閒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遞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

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徐文昭曰語語真至冷却奔兢者無限熱腸

與温公書

某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托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爲不朽之盛事然所以奬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嘉山水饒魚蟹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濶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

妙無一字入俗韻

之不啻芒背耳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煙雨曉夕百
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
亦布褐藜藿而已

顧瑞屏曰蕭洒神奇超然絕俗

蕭颯極矣然意氣自空曠

與王敏仲書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

一語入禪

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

徐文昭曰凌空快爽

與毛維瞻書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繇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鍾伯敬曰數語中淒其之景無聊之況而意味正復不窮

陳仲醇曰猶古詩言嶺上白雲不堪持奉耳

與鄭靖老書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捃摭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

何等風味

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爲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

溪山間想是眞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必預慮也此生眞同露電豈逼把玩耶

妙

李卓吾曰一腔逍遥心事隨處皆露毫端

理至之語

與滕達道書

示喻宜甫夢遇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參叩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爲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旦暮以任不任爲寒暑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

禪語

轉語更捷更妙

者相去無幾矣不罪不罪某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為左右費然遂成籍草之樂為不淺也有便萬煩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臥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臥尚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緜竹人多藝然可𨵗玖驗亦足以遣懣也留此幾一年與之稍熟恐要知之

王聖俞曰意見邈出時時襲奪禪家上乘

箕古佳 語妙

奇絕

答舒堯文書

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辭律莊重敘事精緻要非嚚浮之作昔先陵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吐谷渾不貢於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爲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督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彼乞盟可也奈何欲爲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即承來命少資嗢噱

諸漢京

徐文昭曰跌宕奇聲睥睨一世

答舒秉文書

千里君昏便者及門接教及詩旅本題覽所商甌淋造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辭律非重敘事精覈要非讀書之作昔先展優漢西疆而遊京國請行吐谷渾不貢於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李靖爲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頃

豪致淋漓

與鮮于子駿書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絶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歸震川日筆墨所落輒成高韻

直證無上菩提

答范蜀公書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妄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歛袵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李卓吾曰巧意新詞疊疊迭出

對境道詞自臻妙境

與王慶源書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既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慚怍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三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

歸震川曰、偶然有致

與李公擇書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石心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李道人乃爾）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何等忠義）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顧瑞屏曰英雄語聖賢心

徐文昭曰坡公瀟灑風流廟謚文忠而千秋以爲至當得無此一段骨氣不可臧沒矣

與蔡景繁書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况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瑋曩恨不一往也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眞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矣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褁罄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尤貧云無寸攏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將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為一言否輒

此言僭言不深謹否

與王元直書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況復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邨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令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

王觀濤曰入俚語妙有真趣

徐文昭曰正所謂粗服亂頭都好

坡公熱腸未冷

答趙昶晦之書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與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痛快）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閤不罪免瀆藤既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歸震川曰澹宕而骫髒之致自見

盡入神

答賈耘老書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個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鎚適有人致佳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大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

子瞻書生時已矜愼如此

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
妙絕
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
奇
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
長以付之也

一王覲濤曰爲畫之妙不堪自讚故以嘲笑語參方

寓意

不問優劣真佳

答言上人書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邮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眞與武林舊游未見議優劣也

歸震川曰風致翩翩

顧瑞屏曰蕭然不俗

終

不爾嫌殺

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議
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
愈精捷詩必稱是不棄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
遠寄不遺尺書見及感佩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
去歲吳興會卒卒爲別至今怏怏謫居窮陋往還斷盡

答言上人書